

## 那年代的赤脚医生

罗本森



当年为赤脚医生发行的邮票一套。



当年为赤脚医生发行的年画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乡村,没有鳞次栉比的城镇医院,更无琳琅满目的精密诊疗仪器,却诞生了一个镌刻着时代印记的特殊职业——赤脚医生。在每一个生产大队,总能瞥见一两个背着红十字药箱的身影,他们是乡村健康的默默守护者,是村民危难时刻随叫随到的贴心“救命人”。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、医疗条件极为简陋的年代,乡间百姓的病痛与安康,大半都系于这群赤脚穿行村落的医者身上。

说起“赤脚医生”的缘起,不得不提及两位先行者:一位是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王桂珍,一位是湖北崇阳县的覃祥官。他们率先开创农村合作医疗模式,让医务人员扎根农村,一边投身集体生产劳作,一边为乡亲行医问诊。1968年9月,极具影响力的《红旗》杂志刊发《从“赤脚医生”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》一文,同月14日,《人民日报》全文转载,随后《文汇报》等各大报刊纷纷转载,经毛泽东同志批示后,这一模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,“赤脚医生”的名称也由此传遍神州大地。他们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孕育出的基层力量,更是乡亲们对这“半农半医”卫生员,最质朴也最亲切的称呼。

到1978年,全国赤脚医生队伍已壮大至150万人,覆盖全国90%以上的生产大队。他们扛起基层卫生防疫、疫苗接种、常见病诊疗等重任,筑牢了农村三级医疗体系的根基。1974年6月26日,我国专门发行《赤脚医生》主题邮票,定格下这个群体的时代身影。

绝大多数赤脚医生,未曾接受过科班系统的医学教育,没有光鲜耀眼的学历背景。他们中,有人靠着苦读医书自学成才,有人在县卫生学校接受数月短期培训便奔赴岗位。凭着一本翻卷边角、写满密密麻麻批注的医书,几样田间地头随手采摘的寻常草药,更凭着一颗滚烫赤诚、心系乡邻的初心,硬生生撑起了一方百姓的健康天地。

清晨时分,露水还凝在稻穗尖梢,打湿了田埂上的青草,他们便踏着泥泞小路启程出诊。布鞋很快裹满黄土,裤脚沾满泥点,索性

褪去鞋袜赤足前行;午后踩过被烈日烤得发烫的沙石路,脚底灼痛难忍,脚步却从未停歇;趟过微凉的田埂积水,水花浸湿脚蹼,也藏下了岁月里的万般艰辛。笃笃的脚步声,唤醒沉睡的村庄,也叩开了乡邻安稳度日的希望之门。谁家孩子突发高烧不退,谁家老人咳嗽难眠、彻夜难安,谁家妇人劳作时磕碰受伤、血流不止,只要一声急切的呼唤,他们立刻背起那只印着红十字的旧药箱,风雨无阻匆匆赶来。“赤脚”二字,既是他们奔走乡野的真实模样,更是那个特殊年代,最鲜活也最难忘的时代印记。

小小的药箱里,装着乡村最朴素、也最沉甸甸的生命希望:几片去痛片、几支葡萄糖、一卷磨得发白的纱布、一小包古法炮制的草药粉。条件简陋到没有听诊器,他们就俯身将耳朵紧贴患者胸口,细听每一次心跳与呼吸,捕捉最细微的病情异常;没有宽敞规范的诊疗室,农户的炕头、灶台边、田埂树荫下,都是他们的行医之地,一块木板、一方手帕,便成了临时诊疗台。

他们深谙民间土方,熟识山间百草:田埂边的车前草能清热利尿,山坡上的金银花可清热解毒,院角的蒲公英能消肿散结,这些无人问津的寻常草木,在他们手中皆成治病良药。扎针、拔罐、敷草药、推拿按摩,手法质朴却扎实有效,往往几针施治、几服草药下肚,顽疾便消减大半,患者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。我曾亲眼目睹,生产队一位社员被毒蛇咬伤,当时没有急救血清,赤脚医生当即采来一篮山草药,配上自制药粉,细心清理伤口、排出毒水,短短十多天,伤口便彻底愈合,社员顺利康复。这般神奇的乡土医术,让我满心敬佩,久久难忘。

他们没有高薪酬劳,也没有正式编制,身份介于农民与医者之间。有人在生产队领取工分,参与集体分配;有人仅能从大队领到微薄的生活补贴。农忙时节,他们扛起锄头下地耕耘,和乡亲们一同面朝黄土背朝天,挥洒汗水;农闲时分,他们上山采药、炮制药粉,背起药箱走村串户,宣传卫生防疫知识,为乡邻回诊施药。一辈子脚下沾满泥土,心中盛满

对乡亲的善意,他们早已把自己活成了乡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深夜里,村庄总有一盏昏黄的油灯为他们长明,那是家人与乡邻守候的慰藉;灶台旁,总有一碗滚烫的热茶为他们备好,那是乡亲们最真诚的款待。乡邻一句真挚的感谢、一个热气腾腾的番薯、一碗温热的米粥,便是他们心中最厚重的回报。他们步履缓慢,却每一步都踏得坚实;他们奔走四方,从村头到村尾,从山脚到田边,走过春夏秋冬,见证孩童长大、老者暮年,身影深深嵌进村庄的每一寸土地,也牢牢刻在每一位村民的心底。

时光流转,岁月更迭,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。1985年,卫生部正式废止“赤脚医生”称谓,考核合格者转为乡村医生。这个特殊群体,在改善农村缺医少药困境、防控传染病、普及基层卫生知识的历程中,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。

如今的乡村,早已修通平坦宽阔的水泥公路,一座座标准化乡村卫生所拔地而起,街边药店随处可见,医生出诊骑着摩托车,便捷穿梭村寨。曾经赤足奔走的身影,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,“赤脚医生”的称呼也被更规范的“乡村医生”取代,多了几分正式,却少了那段岁月独有的温情。

“赤脚医生”,是新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的背景下,依靠全民动员破解农村基本卫生保健难题的勇敢尝试。即便这一尝试曾引发不同的声音,但随着农村经济体制转型,农民医疗保障问题愈发受关注,人们越发怀念那个年代的赤脚医生。

他们是一个时代的深刻烙印,是乡间大地最质朴动人的医者仁心。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,没有流传后世的医学典籍,却用一双赤脚,踏平乡间的病痛坎坷,架起守护乡村健康的桥梁;用一颗初心,温暖无数平凡烟火日常,守护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安康。岁月匆匆,时光泛黄,可那年田埂上坚定的脚步声、药箱里淡淡的草药香、烈日下赤足奔走的身影,永远定格在历史长河里,藏在几代人的深情记忆中,从未远去。

## 闪光的油城(四)

——茂名油城创业过程中的亮点

何炳明

作者在引进30万吨/年乙烯工作中,三次竞争都曾参与其中。市政府与茂油公司历次联名向省(向中央)联合的申报文书,作者都曾经经手办理,对茂名人一代又一代不忘初心,志在必得的精神感慨尤深。故获悉30万吨/年乙烯落户茂名消息后,激动之甚,曾写了几句深藏内心萦绕脑际的话:

“热恋卅年,多少相思,几度梦牵。自油城始建,雀屏中目,宏图规划,曾订良缘。岂料天灾,外加人祸,琴台冷落不闻弦。罹凶劫,历蹉跎岁月,此意缠绵。”

澄空丽日高悬,更喜得东风花信传,正神州春暖,千红万紫,改革开放,鼓角喧天。旧韵新章,陈缘再续,龙翔凤集竞华妍,迂归日,伴油龙腾跃,彩翼翩跹。”

这里作者沉吟的话,实际反映了老茂名人的一种绵长思念,也是一代又一代茂名人的恋情,不忘初心,薪火相传,茂名人奋斗不止!

### 改革开放,弄潮冲浪

国家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,突破口选的是濒临沿海、华侨华人众多的滨海城市,如厦门、深圳、珠海,随后是汕头、佛山等珠江三角等城市。茂名地处粤西,远离省会,没有珠三角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,历史文化底蕴、海外人缘资源也远不如珠三角地区。然而,改革开放也让茂名人打开了眼界,解放了思想,振奋了精神。在春潮荡漾的新时代,他们也勇敢地投入冲浪弄潮的行列中。

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之初,茂名人便已大开市门进行了横向经济联合,引进外资,引进先进技术,利用众多旅外华侨华人关心家乡振兴发展的爱国爱乡热情,由市政府主要领导率团党政有关部门负责人、组团(或组成小组)赴中国港澳地区及东南亚部分地区,甚至去欧美国家“探亲访友”,共叙乡谊,动员华侨华人回国回乡参观探亲,支持家乡建设。1981年和1982年这两年,茂名当年建设投资总额中,引入的外资分别达到53%和45%,协作办工商企业、办社会福利事业者络绎不绝。今天位于官山、石鳌塘的官山学校、石鳌塘学校,便是那时在香港的乡贤投资建设。随后山区农村开发,港澳同胞及国外华人华侨也都踊跃投入支持祖国经济建设的行列。邀请地方政府家乡企业外出观光,穿针引线,进行经济活动,也渐成潮流。许多地方在华侨华人支持下,开办了新工厂,引进了新工艺。特别是开发山区大种荔枝、龙眼的风潮兴起之后,1990年,国际金融组织于三月间串联了多国代表团到茂名考察,专题调研荔枝基地建设。当年5月,荔枝节召开期间,从海外回国回乡参观洽谈经济开发者达到200多人,达成协议和意向书有30多项。最引人注目的,还是30万吨/年乙烯投产建设,那是当年国际金融财团给茂名投入的最大一笔投资(贷款),当时日本和西欧一些财团都派出专业代表到茂名进行考察磋商。可以说在改革开放春潮汹涌的时候,地处粤西的茂名人也不愧是个勇敢的弄潮儿。

“热恋卅年,多少相思,几度梦牵。自油城始建,雀屏中目,宏图规划,曾订良缘。岂料天灾,外加人祸,琴台冷落不闻弦。罹凶劫,历蹉跎岁月,此意缠绵。”

“热恋卅年,多少相思,几度梦牵。自油城始建,雀屏中目,宏图规划,曾订良缘。岂料天灾,外加人祸,琴台冷落不闻弦。罹凶劫,历蹉跎岁月,此意缠绵。”

“热恋卅年,多少相思,几度梦牵。自油城始建,雀屏中目,宏图规划,曾订良缘。岂料天灾,外加人祸,琴台冷落不闻弦。罹凶劫,历蹉跎岁月,此意缠绵。”

“热恋卅年,多少相思,几度梦牵。自油城始建,雀屏中目,宏图规划,曾订良缘。岂料天灾,外加人祸,琴台冷落不闻弦。罹凶劫,历蹉跎岁月,此意缠绵。”

“热恋卅年,多少相思,几度梦牵。自油城始建,雀屏中目,宏图规划,曾订良缘。岂料天灾,外加人祸,琴台冷落不闻弦。罹凶劫,历蹉跎岁月,此意缠绵。”

“热恋卅年,多少相思,几度梦牵。自油城始建,雀屏中目,宏图规划,曾订良缘。岂料天灾,外加人祸,琴台冷落不闻弦。罹凶劫,历蹉跎岁月,此意缠绵。”

“热恋卅年,多少相思,几度梦牵。自油城始建,雀屏中目,宏图规划,曾订良缘。岂料天灾,外加人祸,琴台冷落不闻弦。罹凶劫,历蹉跎岁月,此意缠绵。”

“热恋卅年,多少相思,几度梦牵。自油城始建,雀屏中目,宏图规划,曾订良缘。岂料天灾,外加人祸,琴台冷落不闻弦。罹凶劫,历蹉跎岁月,此意缠绵。”

“热恋卅年,多少相思,几度梦牵。自油城始建,雀屏中目,宏图规划,曾订良缘。岂料天灾,外加人祸,琴台冷落不闻弦。罹凶劫,历蹉跎岁月,此意缠绵。”

也听到过类似的议论。进入20世纪80年代,茂油公司一位领导人也曾就这事对市一些主要领导人说及,公司一些班子成员想向电白海边发展。有的人还提出,电白陈村那片地方建设生活区最好。这些议论作者听过不少。茂名市管辖高州、电白、化州、信宜4县后,茂名市委市政府领导集体研究,并获得省领导批准成立茂港区,这是茂名人向海发展迈出的一大步。随后在电白南海墨胶园、炮台等地,以及拦门砂海域勘探,请中山大学专家教授到水东湾考察研究,做规划,将茂名对外贸易港口码头的宏图描绘出来。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,电白沿海建码头,一个接一个,从300吨级到2万吨级杂货码头,5000吨级化工码头,直至25万吨级30万吨级原油单点悬浮系泊接卸码头的建立,茂名对外贸易已拥有年吞吐量1700万吨的可观规模,茂名因此成为中国南方地区,甚至全国重要石油贸易进出口基地。伴随着港口的建设,博贺渔港、虎头山、龙头山、放鸡岛、第一滩风景区、水东湾新城相继展现在茂名南面海洋的浅滩。面向海洋,走向世界,是茂名人的一个梦想,今天这个梦想已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。它告诉人们:这里已透露出民族复兴的一线曙光。百年前,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在《建国方略》中便曾把水东湾建港纳入规划,今天茂名水东港的建设,可说是中华儿女对民族复兴国家建设付出努力的真实写照。

“热恋卅年,多少相思,几度梦牵。自油城始建,雀屏中目,宏图规划,曾订良缘。岂料天灾,外加人祸,琴台冷落不闻弦。罹凶劫,历蹉跎岁月,此意缠绵。”

“热恋卅年,多少相思,几度梦牵。自油城始建,雀屏中目,宏图规划,曾订良缘。岂料天灾,外加人祸,琴台冷落不闻弦。罹凶劫,历蹉跎岁月,此意缠绵。”

“热恋卅年,多少相思,几度梦牵。自油城始建,雀屏中目,宏图规划,曾订良缘。岂料天灾,外加人祸,琴台冷落不闻弦。罹凶劫,历蹉跎岁月,此意缠绵。”

“热恋卅年,多少相思,几度梦牵。自油城始建,雀屏中目,宏图规划,曾订良缘。岂料天灾,外加人祸,琴台冷落不闻弦。罹凶劫,历蹉跎岁月,此意缠绵。”

“热恋卅年,多少相思,几度梦牵。自油城始建,雀屏中目,宏图规划,曾订良缘。岂料天灾,外加人祸,琴台冷落不闻弦。罹凶劫,历蹉跎岁月,此意缠绵。”

“热恋卅年,多少相思,几度梦牵。自油城始建,雀屏中目,宏图规划,曾订良缘。岂料天灾,外加人祸,琴台冷落不闻弦。罹凶劫,历蹉跎岁月,此意缠绵。”

“热恋卅年,多少相思,几度梦牵。自油城始建,雀屏中目,宏图规划,曾订良缘。岂料天灾,外加人祸,琴台冷落不闻弦。罹凶劫,历蹉跎岁月,此意缠绵。”

“热恋卅年,多少相思,几度梦牵。自油城始建,雀屏中目,宏图规划,曾订良缘。岂料天灾,外加人祸,琴台冷落不闻弦。罹凶劫,历蹉跎岁月,此意缠绵。”

“热恋卅年,多少相思,几度梦牵。自油城始建,雀屏中目,宏图规划,曾订良缘。岂料天灾,外加人祸,琴台冷落不闻弦。罹凶劫,历蹉跎岁月,此意缠绵。”

“热恋卅年,多少相思,几度梦牵。自油城始建,雀屏中目,宏图规划,曾订良缘。岂料天灾,外加人祸,琴台冷落不闻弦。罹凶劫,历蹉跎岁月,此意缠绵。”

“热恋卅年,多少相思,几度梦牵。自油城始建,雀屏中目,宏图规划,曾订良缘。岂料天灾,外加人祸,琴台冷落不闻弦。罹凶劫,历蹉跎岁月,此意缠绵。”

“热恋卅年,多少相思,几度梦牵。自油城始建,雀屏中目,宏图规划,曾订良缘。岂料天灾,外加人祸,琴台冷落不闻弦。罹凶劫,历蹉跎岁月,此意缠绵。”

“热恋卅年,多少相思,几度梦牵。自油城始建,雀屏中目,宏图规划,曾订良缘。岂料天灾,外加人祸,琴台冷落不闻弦。罹凶劫,历蹉跎岁月,此意缠绵。”

“热恋卅年,多少相思,几度梦牵。自油城始建,雀屏中目,宏图规划,曾订良缘。岂料天灾,外加人祸,琴台冷落不闻弦。罹凶劫,历蹉跎岁月,此意缠绵。”

“热恋卅年,多少相思,几度梦牵。自油城始建,雀屏中目,宏图规划,曾订良缘。岂料天灾,外加人祸,琴台冷落不闻弦。罹凶劫,历蹉跎岁月,此意缠绵。”

“热恋卅年,多少相思,几度梦牵。自油城始建,雀屏中目,宏图规划,曾订良缘。岂料天灾,外加人祸,琴台冷落不闻弦。罹凶劫,历蹉跎岁月,此意缠绵。”

“热恋卅年,多少相思,几度梦牵。自油城始建,雀屏中目,宏图规划,曾订良缘。岂料天灾,外加人祸,琴台冷落不闻弦。罹凶劫,历蹉跎岁月,此意缠绵。”

## 想念故乡的雨

邵焱子

窗外的雨,是突然砸下来的。先是狂风卷着榕树的枝叶在远处嘶吼,像无数看不见的手在摇晃天地,紧接着,一道惨白的闪电撕开铅灰色的天幕,震耳的雷声仿佛就在耳边炸开。天地间像是破了一个巨大的窟窿,天河之水毫无保留地倾泻而下,瞬间模糊了窗外的一切。我站在窗前,望着这瓢泼大雨,忽然意识到,今年已是我携笔从戎的第三个年头了。离开广东后,我好像就再也没见过这样酣畅淋漓的大雨。

记忆里,粤西海边小镇的雨,也是这样来势汹汹。那时候我还小,晚上会在爷爷家吃饭,和自家只隔了一条窄窄的小巷。有天傍晚,也是这样的天色,我刚扒完碗里的饭,听见外面风声大作,心里慌慌的,起身就往家跑。那几步路,成了我童年里最惊险的一段记忆。巷子里没有遮挡,狂风裹挟着雨点劈头盖脸地砸下来,打得我几乎睁不开眼,手里攥着的伞骨被吹得歪向一边,伞面像一只要挣脱的风筝。就在我快要被淋透时,一道惊雷在头顶炸开,我吓得魂飞魄散,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进了自家的院子。后来的事,就像被橡皮擦掉了一样,成了一片空白。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擦干头发,换上干衣服的,也不记得妈妈是什么时候下班回来的。那场雨,在我记忆里只剩下狂风、惊雷,和一个孩子狼狈奔逃

的背影。广东的雨,是带着味道的。每到雨天,空气里总弥漫着一股复杂的气息。雨水打在泥土里,翻起腥甜的草香;落在小镇的石板路上,混着潮湿的苔藓味;而最让我安心的,是妈妈那件雨衣的味道。那是一件玫红色的老式摩托车雨衣,厚重的塑料布被雨水泡得发软,每次穿上,都会闻到一股淡淡的、带着皂角和塑料的味道,那是属于“安全”的味道。上学放学的路上,我总是缩在妈妈的身后,整个人被罩在宽大的雨衣里。眼前是飞溅的水花和飞速后退的路面,我常常闭着眼,在心里默数着:“下一个路口是小卖部,再下一个是菜市场……”然后猛地睁开眼,看看自己猜得对不对。雨衣里的世界是安静的,只有妈妈摩托车的引擎声,和雨点砸在雨衣上的“嗒嗒”声。我把脸贴在她的后背,感受着她的体温和雨衣轻微的起伏,那是我童年里最温暖的避风港。

参军后,我也遇到过几次大雨,是北方那种干冷的雨,砸在脸上生疼,却少了故乡雨的腥甜和缠绵。有一次野外训练,大雨毫无征兆地泼了下来,我们在雨里奔袭,巨大的雨点砸在脸上,打得人睁不开眼。那一刻,我突然想起了妈妈。她那时候,是不是也是这样,在这样的风雨里,骑着车,护着身后小小的我,一步步穿过那

些泥泞的路口?她的雨衣里,是不是也有这样“嗒嗒”的雨声?她的肩膀,是不是也曾被雨水打湿?我从未问过她,她也从未提起过。

他乡无海,我已经记不清,有多久没闻到过带着咸腥味的海风了。我是在海边长大的孩子,是大海教会了我直面风雨。粤西的阳光,把我的皮肤晒成了健康的古铜色;岸边的沙滩,磨硬了我的脚掌;而潮起潮落的海浪,教会了我在风雨里站稳脚跟。离开广东以后,我一直盼着下雨。我总在想,会不会有一滴雨,带着故乡海的气息,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,落在我的肩头,告诉我,它见过我长大的小镇,见过妈妈的背影,见过我曾经奔跑过的小巷。

可今天,在一个万里无云的晴朗午后,我的世界下雨了。不是窗外的雨,是我心里的雨。它没有雷声,没有狂风,却比任何一场暴雨都来得猛烈。那些被我刻意压在心底的记忆,那些被军装包裹起来的柔软,在这一刻,全都被淋透了。我想起妈妈的雨衣,想起巷子里的惊雷,想起海边小镇潮湿的空气,想起那个躲在妈妈身后,偷偷数着路口的小女孩。原来,我从未真正离开过那场雨。

雨,还在下。而我,终于可以放下所有的坚强,在这场只属于我的雨里,好好地,想念一次故乡,想念一次妈妈。

雨,还在下。而我,终于可以放下所有的坚强,在这场只属于我的雨里,好好地,想念一次故乡,想念一次妈妈。

雨,还在下。而我,终于可以放下所有的坚强,在这场只属于我的雨里,好好地,想念一次故乡,想念一次妈妈。

雨,还在下。而我,终于可以放下所有的坚强,在这场只属于我的雨里,好好地,想念一次故乡,想念一次妈妈。

(本文原载《茂名故事》)(完)